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思想和运动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Henri Bergson

[法国] 亨利·柏格森 著

杨文敏 译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思想和运动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Henri Bergson
[法国] 亨利·柏格森 著
高修娟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和运动 / (法) 柏格森著; 杨文敏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

ISBN 978-7-212-05902-6

I. ①思… II. ①柏… ②杨… III. ①柏格森, H. (1859 ~ 1941)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6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1248 号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思想和运动

作 者 | [法] 亨利·柏格森著 / 杨文敏译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周殿富 武 学

责任编辑 | 武 学 齐 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装帧设计 | 三 子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9.75

字 数 | 17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02-6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引言（第一部分）/001

真相的发展与真实的逆行运动

哲学的精确性001

时间的本质002

对运动之理解005

对变化之理解007

进化与展开011

现实与未来015

第二篇 引言（第二部分）/024

关于问题的地位

时间与直觉024

直觉的本质028

理智030

形而上学与科学044

上帝的观念049

普遍观念055

相似性与同一性060

混乱与虚无068

再谈形而上学与科学072

对实体之理解080

哲学与语言090

教学方法094

第三篇 可能与现实 /104

1930 年发表在瑞典《*Nordisk Tidskrift*》杂志上的文章

第四篇 哲学的直觉 /124

1911 年 4 月 10 日在博洛尼亚哲学大会上的演讲报告

斯宾诺莎131

贝克莱的思想132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141

回到哲学的直觉146

第五篇 对变化的感知 /151

1911 年 5 月 26 日在牛津大学的演讲报告

第一次演讲报告151

感知机能153

哲学的方法155

谈艺术158

形而上学与直觉162

第二次演讲报告166

关于运动167

现在与过去177

论记忆180

第六篇 对形而上学之介绍 /187

绝对的概念188

人类的意识192

论心理状态201

哲学中的经验论和理性主义204

论分析210

时间与直觉217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232

第七篇 克劳德·伯纳德的哲学 /240

1913年12月30日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克劳德·伯纳德
一百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的演说

第八篇 威廉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 /250

——真理与现实

第九篇 哈维松的生活与工作 /264

生平及其哲学思想264

哈维松对绘画教育的贡献287

晚年哈维松与雕塑艺术293

第一篇 引言（第一部分）

真相的发展与真实的逆行运动

哲学的精确性

哲学最缺乏的就是精确性。各种哲学体系与我们生活的现实并不一致，对于生活而言，它们太庞大了。审视这些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选择一个合适的，你会看到它也适用于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既没植物也没动物，只有人；那里的人只会吃吃喝喝；在那里人们不睡觉，不做梦，也不胡言乱语；在那里为了完成抚养，人们一生下来就是衰老的；在那里能源重新走上消失之路；在那里一切都朝着错误的、相反的方向运行。这真是一个由如此抽象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它如此抽象，以至于如此广泛。其中，我们可以在真实的附近抓住一切可能的，甚至是一切不可能的。那些我们应当判定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是始终与其目的相一致的：它们之间没有空白，也没有可以容下其他解释的缝隙；解释是唯一适合目的的，目的也是唯一接受解释的。这些可能就是科学的解释，它包含绝对的精确性和完整

的、发展的证据。我们还用赘述更多的哲学理论吗？

在我们以前看来，这个观点是属于例外的，这也可能是我们为什么在青年的时候热衷于它的原因。斯宾塞的哲学是要获取对事物的印象，建立事实的模型。毫无疑问，他的哲学是在模糊的普遍性中寻找支点。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第一原则的弱点，但这个弱点似乎坚持着作者也不能继续深化的、机械的“终极理念”。我们本来想重新研读他的作品的这部分，对它进行补充和巩固。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我们也试图这样做。于是，我们总是被时间观念引导。在那里，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们。

时间的本质

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在进化哲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时间是如何逃避数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震惊。时间的本质是移动，当另一部分出现的时候，任何其他的部分就不会继续存在。为了测量而将部分与部分叠加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他在所有测量中都加入了一个公共的元素，并且，两个相等的量值能够直接重叠很罕见。同时，这种重叠对于那些保持着整体性质的某个方面或效果应该是可能的，这个效果、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来测量时间的工具。但是，在时间的前提下，叠加的思想将意味着荒谬，因为任何将要叠加在自身的时间的效果，通过测量，都会发现在本质上不会延续。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从我们上大学开始，时间的持续就是用移动的轨迹测量的，并且数学时间是一条线。但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片面的操作从根本上没有超过所有其他的测量操作，因为它不适合我们想要测量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个效果。不过，在某些事情上它是例外的。我们测量的线是不动的，而时间却是流动的；这条线完全是被建立的，而时间则是建立者，甚至是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时间的测量永远不会建立在作为持续的时间上；我们只依靠一定数量的间隔点或者时间，即时间虚拟的暂停。假设一件事将会在时间 t 之后发生，这只是表示我们将会计算，从现在到那个时候的、某种特定类型的、同时性的 t 。在这同时性之间将会发生所有我们想要的。

时间可以变得越来越快，甚至无限；而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来说，没有什么会改变。然而意识的不同却是深刻的（当然，我想说的是不独立于大脑运动意识）；对意识来说，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从一个小时到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不会再有更多的、疲倦的等待了。由于确定的期望，外部的原因，科学不能保持完满：即使当它建立在展开或者将要展开的时间上，它也会被当做被展开的，而这是相当自然的。科学的作用是供给，它提取并保留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有可能是重演和重算的，因此这个世界是不能持续的。于是，它没有依靠常识的方向，而这个常识则是科学的开端：通常当我们说时间的时候，我们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在思考，但又不是在同一时间。然而，

这个被科学取消的时间的延续，这个很难想象和很难表达的延续，我们能感觉到它，因为我们在其中生活。那么我们寻找的“延续”，究竟是什么？这个“延续”是怎么产生上述的意识的？这种意识不经过测量就不能看到持续，意识不停地抓住它，最后将自己作为目标；它是观众也是演员，它既是自身又是反身，它一直持续接近事物，直到凝聚的注意与流逝的时间不谋而合。

而这就是问题：我们同意识一起渗透到内部生活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却与我们无关。很快，我们就认识到联想心理学概念的不足之处，这个在那时已经为大多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知的概念，其实是意识生命人工重建的一个结果。谁能立即不带偏见地发表直接的中立观点呢？经过一系列的反思与分析，我们逐一克服这些偏见，放弃了许多我们以前不经批判就接受的观念；最后，我们认为重新找到了完全纯粹的内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多重的，它不适合于我们的任何一个框架。我们认为实证科学在此期间已经没有意义了，而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功能可能是向我们提供一个世界，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取消时间的影响。但是，斯宾塞的哲学，他的进化学说，要如何在流动中、发展中、在其内在的成熟中跟上实际的步伐呢？难道它可以对同一时间内产生的变化视而不见吗？

这个问题稍后将会带我们回到之前讨论过的、建立在实际的时间上的生命进化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将会发现斯宾塞似的进化主义几乎要完全重建。而目前，对持续性的憧憬吸引了

我们的注意。当仔细审视这些体系时，我们发现，哲学家几乎没有太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时间和空间都被放置在同样的行列中，并且被视为同一类事物。因此，我们研究空间，我们确定它的本质及作用，然后，我们将得到的结论运用在时间上。于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就这样同时形成了。为了从空间转换到时间，只需要改变一个词，即用“连续”取代“并列”。而面对实际的连续，我们却固执地转身离开。这是为什么呢？科学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但是科学之前的形而上学，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方式了，不过理由不同而已。通过审查这些教义，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似乎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持续始终表现为不断的扩展。用以设定时间的词语借助于描述空间的语言。当我们呼唤时间的时候，其实是空间在回应。形而上学必须符合语言的习惯，而语言习惯本身却是遵循常识的。

如果科学与常识在这里是一致的，排除实际的时间，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自我反省的理解，难道它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的吗？这就是我们自认为通过学习人类认识的结构而能得到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理解的作用之一正是隐藏持续的时间，无论是在运动中还是在变化中。

对运动之理解

理解是否与运动有关呢？理解是一系列连续的位置：先到

达一个点，然后是下一个，再然后是另一个。我们能对这样一种理解提出一个异议，即在这些点之间发生着某些事情吗？它迅速增添新的点，因此有着无限的延续。在过渡中，它转移着自己的视线。如果我们坚持，就会发现它是为流动性而安排的，在随着位置的增加而变得日益狭窄的间歇中，这种流动性重新生长、回来、离开，最后在无限小的地方消失。如果理解的主要目的就是准备并启发我们对事物的行为，那么这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的行动只施加在固定的点上；而这就是我们的理解所要寻找的固定性；它想要知道这种移动变化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将来会处于什么地方，又会通过什么地方。即便理解标记出了通过时的时刻，即便它似乎在那个时候对持续性感兴趣，但在观察两个同时发生的虚拟暂停时，理解是有限的：它所考虑的移动的暂停，以及另一个移动的暂停，在这个移动中，移动的过程被看做时间的移动。但是，它想要处理的其实始终是固定性，不管是现实的还是可能的。越过这个将运动描绘成一系列位置的表述，一直跟随着它走下去，不加入任何观念去审视它，我们就会发现它是简单的，并且是一个整体。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进；发现它恰巧与某些无疑是真实的、绝对的运动相契合，以致我们生产出了自己。

这一次，我们在它的本质中抓住了其流动性，并且觉得它与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的努力混淆了。但作为一个特定的、将会被分割的空间，我们到处寻找固定性的理解，并假设运动会被

运用到这个空间里（多么希望这个运动可以与不动性相重合），流动会交替着出现在它所经过的线上的每个点上。如果我们以较短的运动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努力，我们最多还可以说如果它早些时间停止，那么它还可以存在。在那里，我们不会在运动中看到一系列的位置，那里只有一个点；运动的连续性于是在与每个位置相对应的瞬间分解了。但是，时间的片刻与移动的位置只不过是我们的理解所捕捉的瞬间，这个理解即运动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有了这些并列的意见，我们就有了时间和运动的实用的替代物，这个替代物要符合语言的要求，直到它适合于计算的要求；但我们只有一个人工重构，时间和运动都是另外一回事。^①

对变化之理解

我们接下来谈谈变化。人的理解将变化分解成连续和不同的状态，这个理解被视为不变的。当我们的思考越接近这些状态时，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在变化，我们不停地思考：如果它不变，那么它又是怎么延续的呢？很快，理解用一系列更短的状态取代了它，而这些状态又反过来在必要的时候自我分解，

^① 如果想要我们放映的电影在屏幕上移动，那么必须要将相应的不动的画面投影在屏幕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静止的画面本身，运动才能在仪器上运行。

因此形成了无限的连续。然而我们怎么会看不到持续性的本质就是流动呢？怎么会看不到平行的稳定永远不会有任何持续性呢？我们发现，真实的不是这些简单地被我们捕捉到的瞬间的状态，沿着变化之流；真实的其实是流动，它是过渡的连续性，是变化本身。这种变化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它也是实体性的。如果我们的理解坚持要将它判定为不连贯的，给它增加一些不知道的支撑，这就变成了用一系列并列的状态来取代它。但是这种多样性是人为的，在这种人为中恢复了统一性。在这里有一个变化的不间断的推动，这个变化始终在一段绵延无尽的持续时间中坚持着自身。

这些反思使得我们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疑问，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期望。我们想，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可能是提错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永恒”了，这就是说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形而上学要回溯到伊利亚派的芝诺所指出的运动和变化中存在的必然矛盾，这些问题也代表了我们的理解。为了以更加细致的方式来解决由运动和变化的理解所引起的问题，我们吸收采用了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成果。也正是因为这样，形而上学被要求寻找事物超越时间的现实性，即超越了时间的移动和变化。此外，还要寻找我们的感官和意识能感知之外的事物。因此，它不过是观念的或多或少的人工安排而已，是一个假设的建构。它声称要超越经验，事实上它只是用一个固定的、枯燥的、空虚的摘要，以及一个抽象的、

一般的思想系统替代了运动的完整经验。这些思想来自于同一个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这个经验的最表层，而这种替代也可能日益加深，因而充满着各种启示。我们甚至可以说蝴蝶会出现在信封上，并声称这个能飞的、变化的、活着的蝴蝶，发现了它存在的理由以及它在这个信封的不动性中的完成。与此相反，拆开信封，恢复其运动的流动性、变化的流动性、时间的持续性。谁知道这些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是否会在这个信封上解决掉呢？它们不关乎运动，也不关乎变化和时间，而只是一个被我们误以为是信封，或者与其相等的、某些东西的概念性的信封。于是形而上学也将成为经验。时间将会证明形而上学是不断的创造，是不间断的新事物的喷发。

这就是我们无法看到的、我们对运动和变化的一贯的描述。如果运动是一系列的位置，而变化是一系列的状态，时间是由单独的、并列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仍然会说这些部分是连续的。但是这种连续与电影图像的连续相似：影片不需要改变任何地方就可能以十倍、百倍、千倍的速度运行。如果它的速度无限快，如果进程变为瞬间的，那么它仍然是同样的图像。因而这种连续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反而是减去某些东西。这预示着缺失；这反映了我们看法的弱点——一幅一幅地审视电影的图像，而不是从整体上把握它。总而言之，时间因此被认为只是一个理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将发生过的事情想象成是在一条直线上。此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在我们看来，时间的一个障碍似乎是整体性：时间中的运转是这个未完成本身，它是一个负数量的增加。这些就是大多数哲学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思想。

此外这些思想还要符合理解的要求，以及语言的必然性和科学的符号。这些没有一个去努力寻求时间的积极属性。它们只是把连续性看做一个缺失的共存，把持续的时段看做一个永恒的丧失。因此，无论它们做什么，它们都不能代表新事物和不可预测性。我并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相信连贯，这种连贯是现象与事件的严密的连贯，以致结果必须从原因中推断出来。在此说法下，人们可以想象未来的事物在现在就已经给定了，从理论上说它是可见的、不会增加的，因此了无新意。但是，即使这些既定了的未来的事物数量非常小，它们也都还相信自由意志，且已减少到在两个或几个部分中简单地选择一个。就好像这些部分都是事先指定好的可能，而意志仅仅是为了实现它们中的一个。因此，他们承认，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一切都是注定了的。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行动（至少从内部看），并且不会以任何方式先于其实现，甚至是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他们对此似乎并不知道。而这就是自由的行动。但是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看待自由的行动，此外，这也是为了弄清楚不管是新的、还是不可预测的创造，我们说自由的行动它都应该回到纯粹的时间。

进化与展开

事实上，即便你知道你明天要做什么，你能试着在今天描述你明天将会完成的行动吗？也许你的想象力会唤起将要执行的任务；但是关于你将要想到，且将要体验到的、会执行的事情，你可能今天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在明天才会明白你所走过的人生。此外，也将会加上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你明白的那一个时刻。为了提前填充明天的内容，你们只需要将今天与明天区分开，因为人不能在不改变其内容的前提下减少心理生活的任何瞬间。你能够在不改变其内容的前提下缩短乐曲的时间吗？人的内在心理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乐曲。所以，假设你知道你明天会做什么，你也只能预见你行动外在的布局：任何内在的事先想象都会占据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断延伸，却会把你一直带到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行为会实现；在这个时刻，预见不再是问题。如果当行为完成的时候，它在其内在和外在中真正变为自由的，即它完全是整体性的创造，那么它将会成为什么呢？

因此，从根本上说是进化与展开之间的不同。在这种进化中，持续的语言与一种内在的增长相贯通，而在这种展开中独立的部分是并列的。我们铺开的扇子可能会展开得越来越快，甚至是在瞬间展开。它总是展开同一个刺绣画面，这在丝绸上就已经预示了。但是一个真实的进化是会完全从内在改变的，